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14 Dec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2358/2014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五届会议(2015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6 日)上通过的决定

提交人:	G.C.A.A.(由 Pedro Montano 先生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乌拉圭
来文日期:	2012 年 3 月 16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 条和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 2014 年 3 月 18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分发)
决定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11 月 2 日
事由:	开展刑事案件审理
程序性问题:	不符合《公约》规定; 没有证实指控
实质性问题:	生命权; 任意拘留; 不公平审判; 一罪不二审; 非歧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约》条款:	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

GE.15-21845 (EXT)



\* 1 5 2 1 8 4 5 \*

请回收



## 附件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在第一一五届会议上

作出的关于

#### 第 2358/2014 号来文 \* 的决定

提交人： G.C.A.A.(由 Pedro Montano 先生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乌拉圭

来文日期： 2012 年 3 月 16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G.C.A.A.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  
提交给本委员会的第 2358/2014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交本委员会的所有书面材料，

通过如下：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

1. 来文提交人 G.C.A.A.，是乌拉圭公民，生于 1928 年。提交人称缔约国侵犯了其根据《公约》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二十六条享有的权利。<sup>1</sup> 提交人由律师代理。

---

\* 委员会以下委员参与了本来文的审议：亚兹·本·阿舒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萨拉·克利夫兰女士、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奥利维尔·德·弗鲁维尔先生、岩泽雄司先生、伊万娜·耶利奇女士、邓肯·拉基·穆尤穆扎先生、费蒂尼·帕扎齐斯女士、毛罗·波利蒂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先生、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先生、迪如加拉尔·西图尔辛先生、安雅·塞伯特佛尔女士、尤瓦尔·沙尼先生、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先生和马戈·瓦特瓦尔女士。

<sup>1</sup> 1976 年 3 月 23 日，《任择议定书》对缔约国生效。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称，1973 年 6 月 27 日，在内部冲突的背景下，缔约国总统在武装部队的支持下解散了议会并建立军民政权，一直统治到 1985 年 2 月 28 日。1975 年 11 月，该区域各国，包括缔约国，通过了一项名为“秃鹰行动”的共同防御战略，提交人称，其目的是打击游击队和恐怖主义运动。提交人身为中将，1978 和 1979 年任陆军总司令。此外，自 1981 年 9 月 1 日至 1985 年 1 月 1 日，担任缔约国实际总统。

2.2 1984 年，为了建立民主政权，武装部队、各政党和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达成一项协定，名为《海军俱乐部协定》，规定必须采取法律措施。法律措施后来得到了落实，分别于 1985 年 3 月 8 日和 1986 年 12 月 22 日通过《大赦法》(第 15737 号法)和《国家惩处权力时效法》(第 15848 号法)。

2.3 第 15737 号法规定“赦免自 1962 年 1 月 1 日以来实施的所有政治罪以及与之相关的普通犯罪和军事犯罪”。此外，第 15848 号法规定“行使国家惩处权，惩治 1985 年 3 月 1 日之前军事和警察人员出于政治原因，或在履行其职责时，或在实际政府执政期间奉现役指挥官的命令犯下的罪行，[已经]过期”。第 15848 号法授权行政机构决定一个案件是否属于该法的适用范围，并规定，如果是，则法官就要结案。

2.4 提交人称，这两项法律在 1985 年至 2005 年期间实施，最高法院一再维持第 15848 号法的合宪性。此外，在 1986 年和 2009 年就该法举行的两次公决中，多数投票反对废除和取消该法。

2.5 提交人声称，自 2005 年以来，行政机构由一个政党控制，该政党成员均属于 1973 年至 1985 年期间执政政权打击的群体。他还坚持认为，自 2005 年以来，政府当局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起诉和调查 1973 年至 1985 年期间武装部队成员和警察实施的犯罪；他指出，这些犯罪行为不属于第 15848 号法的管辖范围。提交人还强调，缔约国当局也适用了第 15737 号法，他认为该法偏袒那些曾对抗军民政权的群体成员。

2.6 2006 年 9 月 25 日，关于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惩治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的第 18026 号法颁布，规定时效法不适用于强迫失踪等犯罪。该法界定了灭绝种族罪、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及强迫失踪等犯罪。

2.7 2007 年 5 月 16 日，失踪人员亲属针对许多军民政府官员提出申诉，指控在 1977 年和 1978 年武装部队成员秘密实施转移期间，其家人成了强迫失踪的受害者。以此为背景，他们在第十九轮值初审刑事法院(第 19 号法院)对提交人提出刑事诉讼。2007 年 12 月 17 日，第 19 号法院裁判，提交人与另一个人应予以审前羁押，并因强迫失踪指控而被起诉。法院命令审前羁押提交人的裁决主要依据的是所指控行为的性质和严重性及其社会影响。在审判时，公诉机关试图让法院判定提交人有罪，因为据指控，为了完成秃鹰行动，1977 年和 1978 年在阿根廷实施了多起强迫失踪罪行。提交人在陈述中特别申明，他不知道任何乌拉圭公民

被羁押在乌拉圭或其他国家的秘密拘留中心，也不知道乌拉圭军事人员卷入了阿根廷境内的行动，并且他麾下的军事人员绝对无人曾前往阿根廷。但第 19 号法院断定，在指控行为发生时，有组织的政权结构仍然存在，成员都是军民政府的成员，提交人不可能不知道此类事件在发生，因为 1978 年，他时任陆军总司令，当然也是指挥官军政府的成员。

2.8 2009 年 10 月 21 日，第 19 号法院判处提交人 25 年监禁，罪名是杀害 37 人，情节特别严重，属于重复犯罪。法院裁定，找不到受害者的遗体，无法准确确定事件细节，并不妨碍认定受害者被杀害且已死亡的事实。但公诉机关提起的强迫失踪指控却不成立，因为这种犯罪是第 18026 号法第 21 条才界定的一桩罪行，根据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法不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发生的事件。不过，法院还指出，“在国家恐怖主义背景下，在实际政府当权期间，以有系统有计划方式大规模实施的罪行，如强迫失踪、杀害……包括被国际法视为危害人类罪的做法，它们不受时效法限制，所有国家都必须予以起诉”；而且，根据国际法，旨在阻碍调查、起诉和惩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责任人的时效规定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国家不能援引此类规定以逃避其起诉和惩罚责任人的义务。此外，即使根据缔约国的刑法，时效法也不适用于正在被起诉的罪行，因为在 1973 年至 1985 年当权政权在位期间，不可能实施这方面的任何法律行动，所以时效期限应从 1985 年 3 月 1 日开始计算。另外，根据《刑法典》第 123 条，由于提交人的危险性，考虑到正在调查的事实的严重性以及所追查动机的性质，时效期限应延长三分之一。

2.9 至于证据鉴定，法院认为，根据审判期间呈现的证据、提交人作为 1977 年和 1978 年将军军政府和总司令军政府成员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构成审判标的的事件发生时公域中存在的信息，必须断定，提交人知道武装部队成员在所谓反颠覆战争期间实施的行动，并且他因职权所在，显然也始终参与了这些行动。再者，提交人 1978 年 3 月 8 日签发第 7438 号令，禁止在武装部队行动方面互相不通信息；同年 7 月 3 日又签发第 7777 号令，声明他为下属与所谓的反颠覆战争有关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最后，法院断定，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提交人负有刑事责任。

2.10 公诉机关对该判决提出上诉，因为它把上述事实归类为杀人罪而不是强迫失踪罪。提交人也就该判决向第二轮值刑事上诉院(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提交人重申了其主张，特别断言，称他通过实际行动卷入了受害者死亡之事没有得到证实；只有通过疏忽指控才能把这些事件归咎于他——被上诉判决中未涉及的一个问题；他不知道这些归于他名下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在他 1978 年成为总司令之前就已经开始；杀人罪已丧失时效，因为它不被认为是危害人类罪。提交人进而主张，不能根据“间接委派”观念，就这些事件追究他的责任，因为这一观念要求在实施犯罪之前须有蓄谋，而从所提交的证据中无法推论存在着此类蓄谋。

2.11 2010 年 8 月 26 日，上诉法院仔细注意了审判中举出的证据，确认提交人应承担杀人罪的刑事责任，情节特别严重，属于重复犯罪。不过，它撤销了关于

提交人涉入程度的一审裁决，而裁定他有罪，是所审犯罪的共同实施者。至于杀人罪的时效期限计算，法院断定，通常，根据《刑法典》第 123 条规定，可适用时效期限延长三分之一。

2.12 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起撤销原判的上诉，再次提出主张。2011 年 8 月 22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撤销原判的上诉。提交人认为，国内救济办法因此已经用尽。

## 申诉

3.1 提交人称是缔约国侵犯《公约》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行为的受害者。

3.2 提交人提到第 15848 号法，该法规定“惩治权行使已届期满”。他坚持认为，最高法院在各种裁判中维护该法的合宪性，选民在公决中两次批准了该法的效力。不过，行政行为不许依法处理提交人的案件。再者，缔约国法院对武装部队成员提起的司法诉讼没有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如时效法可适用于刑事犯罪、刑法不溯及既往以及既判力概念和一罪不二审概念。在他的案件中，审判时提交的证据前后不一致，对他的判刑是基于有偏见证人的证词以及源于片面的报纸研究和有偏见的出版物的信息，违反了正当程序以及受公正法院管辖之权。证据收集没有司法担保，没有其律师的监督，而且证据的真实性或出处都不确定。他声称，每次申诉出庭的都是相同的证人——他们全都是先前被武装部队拘留的人。提交人还称，举证责任倒置，既不让他提交证据，也不让他审查卷宗，就先行剥夺了他的自由。第 7777 号令是一份公告，旨在保持陆军司令部的团结，却被当作一份供认书。提交人还坚持，法院没有考虑《刑法典》第 10 条关于属地原则的规定，即乌拉圭的法律不适用于在其他国家实施的犯罪。认定提交人在事件发生之时的职能和军衔也发生了重大错误。提交人还断言，在对军事和警察人员提起的大部分诉讼中，负责案件的检察官都已公开表达反对武装部队的意见，因此不能独立、公正地履行其职责。

3.3 提交人称，根据《刑法典》第 117 和第 119 条的规定，控诉他的案件已丧失时效，因此法官本应拒绝审理这些案件，检察官也应寻求驳回这些案件。但是，缔约国的法院任意决定时效期限应从 1985 年 3 月 1 日开始计算，尽管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如此。与第 19 号法院的裁定相反，提交人认为，在该日期之前，法院在缔约国的法律秩序内自由审理任何案件。他补充说，即使将 1985 年 3 月 1 日作为起始日期，令其受审的谋杀罪行也于 2005 年丧失时效。但是，在他的案件中，法院适用《刑法典》第 123 条中确立的危险性概念，以延长该罪行的时效期限。提交人认为，考虑到他年龄以及他从未逃避司法的事实，对他的案件适用该条款是非法和任意的。

3.4 提交人强调指出，时效法不可适用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 2006 年 9 月 25 日生效的第 18026 号法的规定。因此，该法不得适用于此前发生的事件。提交人辩称，缔约国的《宪法》庄严规定了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因此 2006 年 9 月

25 日第 18026 号法不能适用于他的案件，因为令其受审的行为发生于大约 30 年前。提交人坚持认为，该法规定的程序在其案件中追溯适用，令他面对原告和公诉机关都处于劣势。

3.5 提交人认为，既决力原则和一罪不二审原则没有得到遵守，因为对提起的诉讼导致 2009 年宣布他有罪，却没有考虑先前其他诉讼。在先前其他诉讼中，审理了同样的事实和同样的人，且法院断定应当适用第 15848 号法，将这些案件搁置。关于这一点，提交人提到了在第一轮值初审刑事法院起诉的一起案件(第 87-10103/2002 号案)，当时他因被控杀人而受审，但后来此案被搁置。

3.6 提交人提到其要求软禁服刑的请求遭拒。《刑事诉讼法典》第 127 条和第 131 条(2005 年 11 月 14 日第 17897 号法通过的保释和假释)令法官有可能命令对年逾 70 岁的罪犯实施软禁。但根据第 17897 号法第 9.1 条规定，在像提交人这类案件中，适用了《刑法典》第 311-312 条规定的加重处罚情节，被判杀人罪的人没有这种可能。提交人认为，特别制订这项规定，目的就是要在其案件中排除软禁的可能。他指出，因为他年事已高，判处 25 年徒刑实际上就等于判处无期徒刑。

3.7 最后，提交人称，缔约国没有以同样方式适用第 15737 号法和第 15848 号法。与一律适用的第 15737 号法不同，第 15848 号法要求行政机构裁决所调查之事是否属于该法的适用范围。自 2005 年以来，第 15848 号法适用于现役和退休军官，特别是司法机构的适用，受到了不适用于其他公民的特殊标准和规范解释的影响——一种违犯各种宪法规定的情况。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14 年 5 月 22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的意见。缔约国认为，来文应被裁定为不可受理，因其显然没有根据，且滥用了以事为由提交来文的权利。

4.2 缔约国称，由独立和公正的民事法院，在法治框架内，按照正当程序对提交人进行了刑事审判。

4.3 主审法官依法签发的法院令剥夺提交人的自由；提交人接触了他自己选择的律师，享有一切必要保障，以便于他准备和进行辩护、提交证据并审查由控方提交的证据。他也有机会根据缔约国的法律行使一切可用的救济办法。

4.4 缔约国提到了提交人自 1971 年起在武装部队担任的各种职位。缔约国强调，他是军民政府的成员，对 1973 年至 1985 年军民独裁政府时期在缔约国实施的最严重蓄意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失踪、酷刑、法外杀人以及任意和非法拘留，负有责任。

4.5 缔约国指出，每次带提交人到主管法院受审，还有令他在狱设施中服刑时，缔约国都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他的生命与身体完好。为了他的人身安全，内政部决定他应当在特殊监狱设施中服刑。

4.6 缔约国主张，提交人不是政治犯，且被判犯有杀人罪，杀害 37 人，情节特别严重，属于重复犯罪。

###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意见的评论

5.1 2014 年 6 月 16 日，提交人就缔约国关于可受理性意见给予回复。提交人称，来文满足了受理标准，重申了他的指控，并认为这些指控没有遭到缔约国意见的反驳。

5.2 提交人称，缔约国正在追究他对军民政府期间在乌拉圭境内实施的所有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这证明对他的起诉和定罪都是政治性质的。而且，民主 20 年，直到 2007 年主要由反对 1970 年代缔约国统治政权的各运动成员组成的政府上台，这些事件都没有受到审理。

5.3 提交人称，有 37 人被杀，即使其中多数人 1977 年和 1978 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非他麾下的人员拘留，却一直追究他的责任。对此，提交人认为，司法机关没有考虑军事管理和纪律规则及每个级别的相应责任。

5.4 提交人坚持认为，正当程序原则没有得到遵守。为其案件指派的检察官不公平，因为她与反对 1970 年代缔约国统治政权的运动有联系，妨碍其辩护团队的工作，导致其律师 2007 年 12 月辞职。提交人还强制指出，令其受审的罪行已经丧失时效，刑法规定是追溯适用于其案件的。在他受审期间，行政机构的成员庆祝提交人被起诉，并发表声明指控他对缔约国实施的最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主要责任。

5.5 提交人认为，其来文没有滥用提交权，因为他已经用尽了国内救济办法，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标准及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 缔约国关于案情的意见

6.1 2015 年 1 月 15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案情的意见，并重申其观点，认为应宣布来文不可受理，因为来文泛泛而论，没有把论点与《公约》任何具体规定联系起来，甚至也丝毫没有证实有关指控。缔约国认为，这些论点只是反映了提交人不同意起诉他的刑事诉讼做出的司法裁决而已。

6.2 缔约国表明，起诉提交人的刑事诉讼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而是依据普通刑法，特别是《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及其他适用于本案的法律，以及该缔约国的《宪法》、《美洲人权公约》和《公约》进行的。

6.3 按照现行立法和国际标准，并依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及所造成的伤害，合理判处提交人 25 年监禁。提交人始终有任命自选律师的可能，在提出请求之时，也给配备公设辩护律师，费用由缔约国支付。

6.4 在审判期间，提交人所受待遇与其他被告相同。正当程序的所有保障均予提供，包括辩护团队获取有效救济的权利。不过，提交人在来文提出的许多诉求，如指控不可能提交证据或者总检察长办公室代表既不独立也不公正，都没有

向缔约国司法机关提出过，比如没有提出宣布诉讼无效或取消检察官资格的请求。

6.5 缔约国法院根据审判期间提供的书面证据、证人证词及《刑事诉讼法典》第 137 条和第 147 条规定的其他证据，确定了提交人的刑事责任。

###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案情意见的评论

7.1 提交人 2015 年 3 月 4 日致函，提交了关于来文案情的评论并重申他之前的诉辩。

7.2 提交人重申，对他的起诉明显出于政治动机，因非他麾下的人员在阿根廷实施的行为判他有罪。提交人声称，没有参加过秃鹰行动；没有不利于他的证据；起诉他是受复仇心理的驱使。1972 年，发生两次图谋提交人性命未遂之事。不过，攻击者误杀了他兄弟及其私人助理。

7.3 提交人还称，参与审判的检察官在各种媒体上表达对审判的看法，却没有对她采取任何惩戒行动。提交人坚持认为，对他提出公诉后，参与起诉他的其他法官都被赋予了政府要职。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8.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该案件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8.2 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要求，委员会确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之中。

8.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刑事审判在第 19 号法院进行，法院的判决在上诉法院被提起上诉，随后在 2011 年 8 月 22 日，最高法院驳回了提交人要求推翻原判的上诉。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对于用尽国内救济办法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裁定，《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规定并不妨碍委员会审理本来文。

8.4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二条提出的诉求，即对他提起的刑事诉讼，包括刑法适用的方式以及缔约国通过新立法(如第 17897 号法)，都是出于政治考虑。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法；其判例法指出，《公约》第二条条款规定缔约国一般性义务，本身不可能成为根据《任择议定书》提交来文的诉求理由。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提交人这方面的主张不可受理。<sup>2</sup>

<sup>2</sup> 见第 1887/2009 号来文，*Peirano Basso 诉乌拉圭案*，2010 年 10 月 19 日通过的意见，第 9.4 段，和第 802/1998 号来文，*Rogerson 诉澳大利亚案*，2002 年 4 月 3 日通过的意见，第 7.9 段。



8.5 委员会说提交人援引了《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虽然他已 86 岁有余，当局仍然拒绝了其软禁服刑的请求；由于他年事已高，判处 25 年监禁，就他而论，等于是无期徒刑。不过，委员会注意到，法院是根据法律，按照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及所造成的伤害确定提交人的判刑的；第 17897 号法关于保释和假释的规定使法院因健康原因，可以对被告或已决犯命令实施软禁或采取其他预防措施。再者，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向委员会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在监狱设施中服刑就可能给他的生命带来危险或者构成违背《公约》第七条所载义务的待遇。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实证实其诉求以便受理，断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规定，来文的这一部分不可受理。

8.6 委员会还说提交人援引了《公约》第九条，注意到提交人的指控——羁押他属于非法，且第 19 号法院武断决定不适用第 15848 号法。委员会亦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根据主审法官依法签发的法院令剥夺提交人的自由；提交人也得益于所有必要保障，有机会利用法律规定的所有救济。委员会注意到，2007 年 12 月 17 日，根据第 19 号法院的命令，提交人被审前羁押；提交人在来文中只提出了一般性质的指控。因此，委员会裁定，就《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的目的而言，这项申诉没有得到充分证实，因此依据该规定，必须宣布这部分来文不可受理。

8.7 关于《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司法机构不公，因为对他定罪和判刑都基于有偏见证人的证词；举证责任倒置；在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参与了归于他的罪行的情况下，判定他有罪。此外，法院没有裁定根据《刑法典》第 117 条和第 119 条规定令提交人受审的谋杀罪行已经丧失时效，却任意裁断时效期限从 1985 年 3 月 1 日开始计算，《刑法典》第 123 条规定的危险概念可以适用于提交人的案件，以便能够把此罪的时效期延长三分之一。委员会亦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提交人的刑事审判依据所有司法保障进行，并由独立公正的法院开展；提交人的某些指控，如参与审判的检察官既不独立也不公正，从未通过有效救济，如回避请求，向国家管辖区提出；法院先是审查和权衡了全部证明他有罪的证据，然后裁定他负有刑事责任。

8.8 委员会指出，目前提交人在来文中的诉求基本涉及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估以及缔约国法院对国内法的适用。委员会回顾其判例法；根据其判决法，应由缔约国法院评估每起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或适用国内法，除非可以证明这种评估或适用明显具有任意性或存在明显失误或执法不公。<sup>3</sup> 委员会审查了提交人提交的材料，包括第 19 号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别于 2009 年 10 月 21 日、2010 年 8 月 26 日和 2011 年 8 月 22 日做出的裁决，并认为这些材料并未显示对提交人提起的诉讼程序存在这种缺陷。委员会还认为，将 1985 年 3 月 1 日作为计算时效期限的起始日期的决定不是任意的，因为它考虑到这是缔约国恢复民主之日，在此日期之前，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并未享有充分保障和提起刑事诉讼的自

<sup>3</sup> 见第 1616/2007 号来文，*Manzano 等人诉哥伦比亚案*，2010 年 3 月 19 日通过的决定，第 6.4 段；以及第 1622/2007 号来文，*L.D.L.P.诉西班牙案*，2011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决定，第 6.3 段。

由。这也反映了被审判行为的严重性，因为这些行为可能构成严重侵犯《公约》和其他国际条约规定的人权的行为。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声称《公约》第十四条第一款遭到违犯，却没给予充分证实；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规定，来文不可受理。

8.9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的诉求，即他无法进行辩护，因为收集控告他所用的证据不顾正当程序，没有辩护方的监督，证据的真实性或出处都不确定。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没有向委员会说明，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他的辩护权如何受到限制；没有任何文件支持他的诉求，可能让人断定他的辩护权事实上受到缔约国当局的损害。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该诉求以便受理，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该诉求不可受理。

8.10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四条第七款提出的诉求，即对他提起的诉讼导致 2009 年宣布他有罪，却没有考虑先前其他诉讼。在先前其他诉讼中，法院审理了同样的事实和同样的人，且断定应当适用《国家惩处权力时效法》(第 15848 号法)，将这些案件搁置。不过，委员会注意到，就案件卷宗所载资料来看，没有任何内容表明，提交人因为同样的事实和对第 19 号法院审判确定为受害人的 37 人实施同一桩罪行而两次受审。诚然，即使事实证明两起诉讼都涉及同样的人和同样的事实，但先前的诉讼也不是以无罪开释或定罪而告终。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这项申诉以便受理，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部分来文不可受理。

8.11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五条提出的诉求，即在缔约国中时效法不可适用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是 2006 年 9 月 25 日生效的第 18026 号法的规定；该法规定的程序在其案件中被追溯适用。委员会注意到，第 19 号法院判定提交人犯有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上级法院维持了这项定罪。对此，提交人没有声称他被判定有实施时并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作为或不作为之罪；也没有声称实施的刑罚重于罪行实施时可适用的刑罚，或者在罪行实施之后颁布的法律规定了较轻的刑罚。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这项申诉以便受理，并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部分来文不可受理。

8.1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援引了《公约》第二十六条；亦注意到提交人指控第 15737 号法和第 15848 号法以不同方式适用，因为与《大赦法》(第 15737 号法)不同，第 15848 号法要求行政机构裁决所调查之事是否属于该法的适用范围。委员会注意到，第 15737 号法和第 15848 号法性质不同，范围有别；提交人没有证明，与处境同他类似的其他人相比，他遭受了法律所说的歧视。因此，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充分证实这项申诉以便受理，并裁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这部分来文不可受理。

9. 因此，委员会决定：

-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规定，来文不可受理；
  - (b) 本决定应转发给缔约国和提交人。
-